

韓非子

冊二

書子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  
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  
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  
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  
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  
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  
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  
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  
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  
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  
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

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眾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

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效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

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

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  
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  
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  
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  
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  
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  
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  
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  
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  
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

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



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

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

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樹木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

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  
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  
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  
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痲疽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  
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  
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  
也其神不傷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  
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  
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  
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  
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  
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  
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

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



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昏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閒苦痛雜於腸胃之閒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